

海外移民与澳大利亚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以 2001、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比较研究中心

颜 廷

内容提要 20 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全面转型,越来越强调移民选择的技术标准,使得 21 世纪初以来澳洲华裔和其它非欧美族裔移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进一步推动了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使得澳洲居民出生地、居家用语、族裔背景、宗教信仰等越来越复杂、多样。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种族主义、文化多样性地区分布不平衡及多元文化政策存在缺陷等,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澳洲多元文化社会建设,但文化多样性的持续推进与发展仍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并为多元文化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澳大利亚 文化多样性 人口普查

从 1911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至今,百年间移民已经构成了澳大利亚人口的相当大部分。历史上,大部分移民都是来自欧洲,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这使得澳洲族裔文化越来越丰富、多样,社会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对澳洲社会的重大价值和意义,1970 年代起,政府便逐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并在 1989 年发表的《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国家议程》中将多元文化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澳洲移民政策越来越强调技术移民,华裔及其他非欧族

裔移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澳洲,使得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尤为迅速,变化深刻。在这种情况下,对近十年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就显得比较重要。这里主要根据 2001 年人口普查及 2011 年澳洲最新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讨 21 世纪初十年左右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基本情况。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自 1972 年澳联邦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移民来源越来越丰富,居民族裔构成日趋多元

* 本文数据并非直接引自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资料,而主要是对人口普查数据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计算的结果。江苏师范大学世界史省重点学科主持人张秋生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与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化,令澳洲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尤其是 21 世纪初十余年,变化尤为迅速。2001 年人口普查显示 21.6% 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且有 40.1% 的人父母至少有一方出生于海外。而 2011 年人口普查显示,则有 24.4% 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且有 43.1% 的人父母至少有一方出生于海外。其中海外出生人口绝对数增加了近 120 万人,增长率为 29%;父母出生于海外者人口增加了 175.4 万人,增长率为 23.3%。^①这种变化,在 2011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有关澳洲居民的出生地、语言、宗教信仰、族裔等数据资料中表现非常明显。

1. 出生地地区或国家

近年来,澳洲人口出生地结构愈加多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欧洲地区移民人口缓步下滑,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移民人口则呈加速增长趋势。较之 1996 年人口普查结果,2001 年,欧洲移民减少了 3.76%,2006 年再减少 2.61%,2011 年时情况有所好转,较之 2006 年增加了 2.56%。与此同时,世界其它地区对澳移民数量却增速惊人。与 1996 年相比,2001 年中东和北非移民增加了 11.06%,2006 年再增加 17.11%,2011 年更增加了 22.08%;2001 年亚洲移民增加 14.76%,2006 年再增加了 23.02%,2011 年又增加 43.79%;2001 年美洲移民增加 6.80%,2006 年增加 11.93%,2011 年再增加 24.31%;200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增加 31.91%,2006 年增加了 35.37%,2011 年再增加 42.07%。^②

主要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欧洲移民人口全面加速增长,导致近十年欧洲移民占澳洲移民人口比例大幅度下滑。^③2001 年欧洲移民尚占澳海外出生人口 52%,2011 年即下滑至 40%。而非欧洲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占澳洲海外移民比例则大幅度上升,从 2001 年的 22.8% 骤增至 2011 年的 32.8%。^④这种对比变化在移民来源地排名方面也可一窥端倪。

2001 年移民数量排名最靠前的十个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五席之多,分别为英国(25.3%)、意大利(5.3%)、希腊(2.8%)、德国(2.6%)和荷兰(2.0%),且英国、意大利分别高踞第一位和第三位。但到 2011 年,只有英国(20.8%)、意大利

(3.5%)和德国(2.0%)还留在前十名之内,且意、德两国排名分别降至第五和第十。英国仍是最大移民来源国,其移民比例降幅亦高达 4.5 个百分点。与欧洲国家情况相反,2001 年移民数量最靠前的十个国家中,亚洲国家仅有 4 个,为越南(3.8%)、中国(3.5%)、菲律宾(2.5%)和印度(2.3%),且排位偏后。2011 年,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前十名移民国家中,亚洲国家占了五个(增加了马来西亚),且总体排名明显前移。其中,印度更从 2001 年的第九位骤升至第四位。中国对澳移民人口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菲律宾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新进入排名榜的马来西亚从 2001 年的 1.9% 增至 2011 年的 2.2%,增加了 0.3 个百分点;印度上升幅度最大,为 3.3 个百分点。排行榜上惟有越南位次和所占海外移民人口比例皆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此外,2011 年南非首次进入移民排行榜,且名列第七,更有力地说明,近十年来澳大利亚种族和民族元素越来越丰富。

表 1 澳洲移民来源情况

2001 年			2011 年		
出生国家	移民数	占移民总数比例	出生国家	移民数	占移民总数比例
英国	1 036 245	25.3%	英国	1 101 082	20.8%
新西兰	355 765	8.7%	新西兰	483 397	9.1%
意大利	218 718	5.3%	中国	318 969	6.0%
越南	154 831	3.8%	印度	295 362	5.6%
中国	142 780	3.5%	意大利	185 403	3.5%
希腊	116 431	2.8%	越南	185 036	3.5%
德国	108 220	2.6%	菲律宾	171 234	3.2%
菲律宾	103 942	2.5%	南非	145 682	2.8%
印度	95 452	2.3%	马来西亚	116 196	2.2%
荷兰	83 324	2.0%	德国	108 001	2.0%
海外移民总数	4 103 523		海外移民总数	5 294 143	

注:(1)中国移民数据仅指中国内地移民数据,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2)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此表数据主要是根据“T08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a) by Sex”人口普查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其二,近期入境移民中亚洲国家移民比例越来越大。^⑤2007 年之前来澳长期移民中高达 27.47% 的人口出生于英国,且前十名移民来源国有 4 个属欧洲国家(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希腊)。但 2007 年以后来澳洲的近期入境移民,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印度是澳洲近期移民最多的国家,数量为澳近期海外移民总数的 16.5%,英国屈居

第二,为 14.4%。且近期移民来源国前十名中,仅有 1 个欧洲国家,亚洲国家却有 7 个,另有非洲及大洋洲国家各 1 个。

不仅如此,按照近期来澳移民占其所属国家在澳移民总数比例,在前十名国家中,除位列第七的爱尔兰(27.2%)和位列第六的美国(27.0%)属欧美国家之外,仍有 7 个国家是亚洲国家,分别为印度(45.2%)、中国(33.7%,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泰国(32.8%)、韩国(32.3%)、伊拉克(26.9%)、菲律宾(26.8%)和日本(26.3%)。尤其是,位列前四名的国家都是亚洲国家,且有一个位列第五的南非(27.2%),这充分说明,近五年来,澳亚洲移民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正加速改变着澳洲的种族和民族构成。

表 2(A) 前十名移民来源地国家移民所占比例

长期移民			近期移民		
国别	总数	百分比	国别	总数	百分比
英国	933 666	27.47%	印度	133 648	16.5%
新西兰	354 209	10.42%	英国	116 619	14.4%
中国	197 465	5.81%	中国	107 363	13.2%
意大利	168 898	4.97%	新西兰	101 561	12.5%
越南	152 793	4.50%	菲律宾	45 913	5.7%
印度	151 859	4.47%	南非	39 677	4.9%
菲律宾	119 432	3.51%	马来西亚	28 041	3.5%
南非	102 321	3.01%	韩国	24 101	3.0%
德国	94 760	2.79%	斯里兰卡	22 320	2.8%
希腊	93 911	2.76%	越南	22 045	2.7%
长期移民总数	3 399 045		近期移民总数	810 441	

表 2(B) 近期到来移民占其本国在澳移民比例

前十名国家		倒数前十名国家、地区	
印度	45.2%	东欧	0.8%
中国	33.7%	马耳他	0.9%
泰国	32.8%	克罗地亚	1.0%
韩国	32.3%	希腊	1.1%
南非	27.2%	意大利	2.0%
美国	27.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2.6%
爱尔兰	27.0%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3.1%
伊拉克	26.9%	波兰	4.7%
菲律宾	26.8%	荷兰	5.0%
日本	26.3%	黎巴嫩	5.7%

注:(1)本表以常居人口计算。(2)本表人口不包括人口普查中未声明其出生地国家的移民。(3)本表人口计算日期为 2007 年至 2011 年 8 月 9 日晚这段时间内的统计人口。(4)中国移民人口计算不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5)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asic Community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表 2(A) 数

据根据“B10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a) by Year of Arrival in Australia”数据模块计算得出。表 2(B) 数据根据“B10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a) by Year of Arrival in Australia”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2. 族裔血统^⑥

就澳洲族裔文化认同的基本格局而言,近十年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一,2001 年以来澳大利亚裔、英格兰裔和爱尔兰裔一直位列澳大利亚族裔人口前三甲,且这三类族裔人口总和一直高居澳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二,在人口数量排名最靠前的十个族裔中,近十年,仅有两个亚裔族群位列其中,而欧裔族群则始终占据七席之多,分别为英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裔、苏格兰裔、希腊裔和荷兰裔。

澳洲族裔文化认同格局始终以白人为主流,主要是历史原因使然,短时期内很难改变。但从族裔人口数量变化及所占总人口比例而言,近十年海外移民大量涌入仍然促使澳洲社会族裔文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其一,欧裔血统中苏格兰裔人口上升迅速。2001 年,苏格兰裔人口仅 54 万,占澳洲人口总数 2.9%,2011 年却增加了两倍多,近 150 万,占总人口比例达 8.3%。其二,亚裔及其它族群人口增幅很大,尤其是华裔和印度裔,分别从 2001 年占澳洲总人口的 3.0%、0.8% 增至 2011 年的 4.0%、1.8%,人口绝对数量则分别从 2001 年的 55.7 万人、15.7 万人迅速增至 2011 年的 86.6 万、39.1 万人。华裔和印度裔人口的迅猛增长,既是近十年来澳政府坚持多元文

表 3 澳大利亚族裔人口统计

2001 年人口族裔血统分析			2011 年人口族裔血统分析		
族裔	数量	占澳总人口比例	族裔	数量	占澳总人口比例
澳大利亚人	6 739 594	35.9%	英格兰人	7 238 531	33.7%
英格兰人	6 358 880	33.9%	澳大利亚人	7 098 478	33.0%
爱尔兰人	1 919 727	10.2%	爱尔兰人	2 087 758	9.7%
意大利人	800 256	4.3%	苏格兰人	1 792 621	8.3%
德国人	742 212	4.0%	意大利人	916 116	4.3%
华人	556 554	3.0%	德国人	898 676	4.2%
苏格兰人	540 046	2.9%	华人	866 205	4.0%
希腊人	375 703	2.0%	印度人	390 894	1.8%
荷兰人	268 754	1.4%	希腊人	378 265	1.8%
黎巴嫩人	162 239	0.9%	荷兰人	335 494	1.6%
其他族裔	1 140 347	6.1%	其他族裔	1 947 279	9.1%
未声明族裔	1 299 722	6.9%	未声明族裔	1 475 228	6.9%
总回应人数	22 781 602		总回应人数	25 408 057	
总人口	18 769 249		总人口	21 507 718	
二种或以上族裔归属者	4 012 353		二种或以上族裔归属者	3 900 339	

注: (1) 一些人表示认同两种或两种以上族裔文化,这就导致族裔认同人口数超过实际人口数。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此表数据主要根据“T09 Ancestry (a) By Birthplace of Parents”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化政策的结果,亦强化了澳洲族裔文化多样性特征。其三,宣称有两种族裔认同者数量有所下降。2001年人口普查中,有两种族裔认同者约为401.2万人,占总人口21.4%;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有两种族裔认同者人数降至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8.1%,下降了3.3个百分点。在总人口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宣称有两种族裔认同者人口比例下滑,说明近年来,随着澳洲社会越来越宽容,人们对于公开自身的族裔认同越来越有信心。

3.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大多数澳洲人申报说信奉基督教。但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进,信奉基督教的人口比例已经从1911年的96%下滑至2011年的67.3%。到2011年人口普查时,更降至60.5%。降速之快,令人咋舌。尽管基督教信仰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信奉非基督教或声称“无宗教信仰”者人数却在不断增加。

表4 澳大利亚宗教信仰情况

2001年			2011年		
教派	人口	人口比例	教派	人口	人口比例
基督教	12 764 342	67.28%	基督教	13 150 670	60.53%
天主教	5 001 624	26.36%	天主教	5 439 268	25.03%
英国国教	3 881 162	20.46%	英国国教	3 679 907	16.94%
联合教会	1 248 674	6.58%	联合教会	1 065 795	4.91%
东正教	529 444	2.79%	东正教	563 072	2.59%
浸礼会	309 205	1.63%	浸礼会	352 497	1.62%
五旬节派	194 592	1.03%	五旬节派	237 986	1.10%
其它基督教派	1 599 641	8.43%	其它基督教派	1 812 145	8.34%
佛教	357 813	1.89%	佛教	528 979	2.43%
印度教	95 473	0.50%	印度教	275 536	1.27%
伊斯兰教	281 578	1.48%	伊斯兰教	476 289	2.19%
犹太教	83 993	0.44%	犹太教	97 335	0.45%
其它宗教	89 831	0.47%	其它宗教	168 195	0.77%
无宗教信仰	2 905 993	15.32%	无宗教信仰	4 796 784	22.08%
总人口	18 972 350		总人口	21 727 158	

注: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该表数据主要是根据“T12 Religious Affiliation by Age”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从2001年到2011年,非基督教信仰人口数

量从126.3万人增至172万人,所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6.7%上升至2011年7.9%。在这些非基督教信仰中,佛教信众最多,占2011年澳洲总人口的2.4%;伊斯兰教次之,为2.2%;印度教又次,为1.3%。这三大非基督教信仰中,印度教信众相对较少,但增速最快,从2001年以来增长了189%,达27.6万人;随后是伊斯兰教,增长69%,达47.6万人;佛教徒增长速度相对较缓,增长48%,达52.9万人。

2001年以来,“无宗教信仰”人口亦呈强劲上涨之势。2001年,无宗教信仰人口比例为15.3%,2011年即攀升至22.1%。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表现最为明显,有26%年龄在15-34岁之间的年轻人申报称他们没有宗教归属。^⑦这意味着,作为澳洲移民人口基数最大的年龄群体(占2011年移民总数的33%),更高比例的年轻人没有宗教信仰,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澳洲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

此外,与长期居留澳洲的移民相比,2007年以来近前来澳移民信奉天主教和英国国教者数量比例更少,基本情况是:信奉天主教者比例是26%对18%;信奉英国国教者比例是13%对7%。与长期移民不同,近前来澳移民信奉非基督教派的的比例更高些,基本情况是:信奉印度教者比例是3.0%对10.0%;信奉伊斯兰教者比例是4.7%对8.4%;信奉印度教者6.6%对7.7%。这些变化反映出,更多的澳洲新移民是来自于非欧洲国家。与长期居留澳大利亚的移民相比,新移民也更可能报称其“无宗教信仰”(19%比24%)。^⑧

可见,近十年随着大量移民人口涌入,澳洲宗教信仰情况越来越复杂、多元,基督教文化的优势地位已面临严峻挑战,宗教信仰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4. 语言习惯^⑨

近十年,澳大利亚居家语言使用情况变化比较明显。与2001年相比,2011年在家只说英语者增加了近150万人,但所占澳洲人口总数却下滑了三个百分点,为总人口的76%。与此同时,以非英语语言为居家用语者所占当年澳洲总人口比例则从2001年的15%增至2011年的18%,增加了三个百分点;绝对人口数则增加了106万左右。在这些非英语语言中,除意大利语、

希腊语使用人口及所占总人口比例有所下滑, 2011年排名前十位的其它语言皆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上涨, 尤其汉语使用人口增加明显。在2001年汉语使用人口占澳总人口比例仅为2.1%, 2011年即增至3.0%, 人口比例增幅达50%左右, 绝对人口数则增加了近25万。^⑩ 英语和非英语语种使用人口比例的升降表明, 目前英语仍然为澳洲主要居家用语, 但其绝对优势地位却在不断地削弱; 而非英语语种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况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证明。

2011年澳洲移民人口总体英语水平调查表明, 仅说英语者占所有移民人口比例为46.8%; 说其它语种且英语说得好或很好者占所有移民人口的42.5%; 英语说得不好或根本不说者比例则为9.7%。而在2007年以来入境澳洲的101.2万名近期移民中, 仅说英语者为33.0%; 说其它语种且英语说得好或很好者为53.9%; 英语说得不好或根本不说者比例则为12.2%。^⑪ 这意味着, 近五年来, 澳洲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人口在急速下滑, 以其它语种为母语的移民人口则迅猛增加。澳洲社会语言文化结构越来越复杂、多样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

表6 前十种居家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2001年			2011年		
居家用语	人口	占澳总人口比例	居家用语	人口	占澳总人口比例
只说英语	15 013 965	79.1%	只说英语	16 509 289	76.0%
说其它语种			说其它语种		
汉语	401 357	2.1%	汉语	651 330	3.0%
意大利语	353 605	1.9%	意大利语	299 833	1.4%
希腊语	263 717	1.4%	阿拉伯语 (含黎巴嫩语)	287 177	1.3%
阿拉伯语 (含黎巴嫩语)	209 372	1.1%	希腊语	252 217	1.2%
越南语	174 236	0.9%	越南语	233 388	1.1%
西班牙语	93 593	0.5%	塔拉族语 (含菲律宾语)	136 857	0.6%
塔拉族语 (含菲律宾语)	78 878	0.4%	西班牙语	117 497	0.5%
德语	76 443	0.4%	北印度语	111 352	0.5%
马其顿语	71 994	0.4%	德语	80 370	0.4%
克罗地亚语	69 851	0.4%	韩语	79 785	0.4%
总人口	2 853 851	15.0%	总人口	3 912 937	18.0%

注: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本表数据主要根据“T10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a) by Sex”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表7 2011年澳大利亚移民人口英语水平

英语水平	1997年之前	1997-2000	2001-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b)	未申报者	总数
只说英语	1 593 798	147 614	228 306	64 676	71 911	80 493	68 435	67 685	45 736	107 027	2 475 681
说其它语言且英语水平:											
非常好或好	1 050 110	174 938	307 137	98 309	119 800	144 126	130 835	98 387	52 689	74 681	2 251 012
不好或根本不说	264 624	33 966	42 645	14 096	17 075	22 730	29 108	31 484	22 835	35 020	513 583
英语流利但未申报	5 945	487	856	286	277	402	436	466	517	19 351	29 023
总数	1 320 679	209 391	350 638	112 691	137 152	167 258	160 379	130 337	76 041	129 052	2 793 618
语言和英语熟练程度并没有说明	9 333	1 467	2 655	896	1 068	1 587	1 636	1 387	957	3 868	24 854
Total	2 923 810	358 472	581 599	178 263	210 131	249 338	230 450	199 409	122 734	239 947	5 294 153

注: (1) 2011年人口数仅计至当年8月9日人口普查开始前夜。

(2)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本表数据主要根据“X4 Proficiency in Spoken English/Language by Year of Arrival in Australia by Age”数据模块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 人的生命与生存是文化的本体,^⑫ 而文化则是人的生命形式。^⑬ 因此, 不同族裔文化背景、不同宗教文化背景及语言文化背景的海外移民涌入澳洲, 势必将对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带来莫大的影响。实际上, 近十余年澳洲移民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已经促使澳洲现有族裔文化结构、宗教信仰结构及语言文化结构亦发

生了深刻变化, 从而势必将进一步影响到澳洲社会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行为习惯等日常生活内容, 甚至促使澳洲社会生活气质的一系列改变。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1970年代提出多元文化主义口号以来, 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来源越来越多元, 文化多样性特

征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十年,变化尤其深刻。然而,作为多元文化社会建设最基础性的一环,近年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

其一,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共识,但种族主义仍然是多元文化社会建设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主要障碍。

1996年11月,《悉尼先驱晨报》调查发现,70%澳洲人不同意“多元文化主义应该废除”这一观点。1997年5月,《澳大利亚人》报公布了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是好是坏”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78%的调查对象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好的”。^⑭可见,早在19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多元文化主义有利于澳大利亚参与国际市场,且已经为澳洲经济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⑮

然而,在多元文化共识之下,种族主义潜流依然汹涌。1990年代中后期,众议员保琳·汉森及其“单一民族党”就曾在澳洲掀起一场种族主义逆流,并引起了全社会的争议和反思。2004年,种族主义组织“爱国青年联盟”声称,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学生毕业后在澳就业、定居,破坏了澳洲的“种族纯洁性”。^⑯2005年12月,悉尼克罗纳拉海滩发生种族冲突,白人青年袭击、驱赶中东裔人士,禁止其涉足海滩,从而引发种族对抗与复仇。^⑰2009年以来,澳洲共发生针对印度裔的种族袭击事件约105件。^⑱更糟糕的是,澳洲警方也有种族主义情结。2009年维多利亚州法律基金会披露,从2006年至2009年,共有20多宗非洲裔移民抱怨维州警方种族主义行为的案件,但迄今只有一件被调查,且无调查结果。^⑲2012年,斯坎伦基金会调查显示,2007年有9%的澳洲人因肤色、种族或宗教遭受过歧视,200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0%,2010和2011年进而上升到14%。^⑳可见,澳大利亚种族歧视问题仍很严重。

对于为什么澳洲人既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同时又种族主义肆虐,澳洲知名学者杜恩教授的解释是,澳洲人“担心”文化差异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㉑确实,2001年底,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州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尽管近85%的澳洲人认为文化多样性对澳大利亚是一件好事,却有近45%的人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存在,对

澳大利亚民族是个威胁。^㉒可见,澳洲社会一方面因享受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好处而认同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基于民族文化的纯洁性而对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挥之不去的紧张感。正是这种紧张感,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始终难以根除的民族心理根源。

其二,移民政策过度强调英语语言能力,可能导致移民选择中的不公正,进而影响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为确保英语文化的主流地位,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在移民选择问题上,都将英语能力视为发放移民签证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不断强化这一点。2010年移民政策甚至规定,考取雅思6分者将不再加分,除非雅思考试达7分或8分以上。这一政策对于非英语国家移民而言,几乎是种族歧视。2006-2007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澳洲大学念会计专业并拟技术移民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中,有45%的人连雅思6分都考不到,又何谈7分以上的加分成绩。这样一来,移民申请时,英语国家移民便占尽加分优势。很大程度上也由于这一政策,在2008年、2009年亚洲移民占当年澳洲移民总数比例分别为52.93%、55.07%的情况下,2010年却突然将至48.76%,2011年更降至45.01%。而2010年英语国家移民人口比例却从2009年的23%骤增至28.28%,2011年更增至32.39%。^㉓这一升一降,鲜明地凸显了澳洲移民政策的种族选择性。无怪乎该政策被人称作是白澳主义的借尸还魂。

其三,文化多样性发展地区不平衡,悉尼、墨尔本、珀斯等国际化的首府城市文化多样性特征鲜明,一般首府城市及非首府城市文化多样性特征较弱,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由于移民较少,文化多样性偏低,导致地区政治和社会文化倾向于保守,往往容易沦为种族主义的温床,不利于多元文化社会的成长。

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统计,当年澳洲移民人口数量大约为551.4万,其中62.6%居住在墨尔本、悉尼和珀斯。在这三大移民城市,移民人口比例分别为32.22%、35.01%、35.35%,族裔文化多样性非常鲜明。而首都堪培拉及阿德莱德、布里斯班、达尔文等几个首府城市则逊色很多,移民人口比例分别为23.72%、25.94%、25.47%、

22.96% ,其中霍巴特移民人口比例仅有 13.7% 。除首都及七大首府城市之外 ,全澳洲其它地区移民总数为 1 ,061 ,893 人 ,移民人口比例仅为 14.11% ,尤其是塔斯马尼亚州移民人口仅占 12.05% 。^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移民人口比例高下悬殊 ,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情况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的成果。

总之 21 世纪以来 ,在多元文化主义指导下 ,随着大量海外移民的涌入 ,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尤为迅速 ,然而暗流汹涌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不足、文化多样性发展地区不平衡等问题仍将会对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与多元文化社会建设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 ①这两项数据分别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T08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a) by Sex”和“T09 Ancestry(a) by Birthplace of Parents”两项数据模块计算得出。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http://www.abs.gov.au/>)。
- ②此系列数据分别根据 199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asic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B06 Birthplace (Regions) by Sex”模块、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X04 Birthplace (Regions) by Age by Sex”模块、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X02 Country of Birth (Region) of Person by Age by Sex”模块以及 2011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X02 Country of Birth (Major Group) of Person by Age by Sex”模块综合分析得出。
- ③下文论述可参见表一相关数据。在计算当年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时 ,那些未申报其具体出生地者人数未计算在内。如 2011 年海外出生人口计算方法为 ,以澳总人口数 21 507 ,719 人减去澳大利亚出生人口数 15 017 845 人 ,再减去未申报其具体出生地者人口数 1 ,195 ,728 人 ,便得出当年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数 5294146 人。据此算法 ,本文所使用的 2001 年海外出生人口总数分别为 4308545 人。
- ④这里所指的 2001 年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 ,不包括人口普查统计中未声明其出生地的被调查人员数据、海外参观访问人员数据。下文相关数据计算方法同此。
- ⑤下文论述可参见表二相关数据。
- ⑥下文论述可参见表三相关数据。
- ⑦由 2011 年人口普查“T12 Religious Affiliation by Age”数据模块相关资料计算得出。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

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http://www.abs.gov.au/>)。

- ⑧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vilization , Australian Government ,“Culture Diversity in Australia: Reflecting a Nation from the 2011 Census” ,see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902012-2013>。
- ⑨下文论述参见表六、表七相关数据。
- ⑩参见表六相关数据信息。
- ⑪根据表七相关数据信息计算得出。
- ⑫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63 页。
- ⑬陈文殿《全球化与文化个性》,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导论第 3 页。
- ⑭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1997)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Way Forward ,[Http://www.immi.gov.au/multicultural/inc/publication/issues97/macpaperl.htm](http://www.immi.gov.au/multicultural/inc/publication/issues97/macpaperl.htm)。
- ⑮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192 页。
- ⑯“澳大利亚: 种族主义不再有市场” ,光明日报/2004 年/09 月/02 日。
- ⑰“澳爆发种族骚乱 ,中东裔青年遭殴” ,新华每日电讯/2005 年/12 月/13 日/第 005 版 ,世界报道。
- ⑱“印度留学生在澳屡遭袭击” ,文汇报/2010 年/1 月/11 日/第 006 版 ,国际新闻。
- ⑲“澳维州警方涉嫌种族主义行为” ,光明日报/2010 年/4 月/15 日/第 008 版 ,国际新闻·公告。
- ⑳“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发起反种族主义战略” ,人民网 ,2012 年 8 月 24 日。
- ㉑“澳大利亚与印度关系紧张 ,印度籍留学生屡遭袭击 ,澳洲被指种族主义国家” ,光明日报/2010 年/1 月/6 日/第 008 版 ,国际新闻。
- ㉒ Dr Kevin M Dunn ,James Forrest , etc. , Constructing Racism in Australia ,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Vol. 39 , No. 4 , 2004.
- ㉓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X03 Country of Birth (Minor Group) of Person by Year of Arrival in Australia”计算得出。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http://www.abs.gov.au/>)。
- ㉔相关数据分别摘录自 2011 年人口普查各州首府及地区相关数据资料。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详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

作者简介: 颜廷 ,历史学博士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教师 ,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江苏基地专职研究人员。canglangzhisheng77@163.com 徐州 221116

(责任编辑: 姜守明)